

# 最后一个军礼

很快，他穿着整齐军服，戴着军帽，笑盈盈地迎了出来，要我们去他家里坐坐。客随主便，在他家一坐就坐到晚饭点了。

# 璇玑图

窦滔从怀里掏出苏蕙那日遗失的一只凤头履，苏蕙一把夺了过来，藏在身后，又觉得不妥，但出于少女的羞涩，她什么话也没有说。

# 王熙凤的说谎艺术

王熙凤也因此大红大紫，出尽了风头。从荣宁两府来说，王熙凤功不可没，特别是协理宁国府，更是立下了汗马功劳。



# 康巴周末

【第1032期】

## 封面

2024年3月22日 星期五

责任编辑：杨燕 图片总监：廖华云 组版：陈雪峰

5

记录时代 见证历史 传承文化 · 立足甘孜 放眼世界 创建未来



张英老师个人照。

张英，国家一级导演，四川省舞蹈家协会会员，四川省高级职称评定专家组成员。在《婚礼》、双人舞《康定情歌》、《东方歌舞》、《卓瓦桑姆》等作品中担任主要角色，获得国家文化部优秀表演奖、四川省少数民族艺术节最佳表演奖以及一、二等表演奖。在歌舞诗画《康定情歌的故乡》、舞蹈剧《雪域骄子·岭格萨尔王》、歌舞剧《康定情歌》、《红哈达》、《叫我怎么不歌唱》、《变迁之路》等作品中出演人物角色并担任主创人员。1990年开始进行独立创作，其创作的作品《英雄诞生》、《追忆》、《抢头水》、《布谷声声》、《泉边》、《康巴汉子》、《锅庄之魂》等分别获得全国少数民族艺术节、四川省少数民族艺术节、全国舞蹈大赛、四川省舞蹈大赛一、二等奖，并在韩国亚洲艺术节上荣获世界和平奖、巴蜀文艺奖等重大奖项。曾代表四川省前往台湾、香港等地区参加文化艺术交流演出。

2024年春节已落下帷幕。然而，春节的故事却没有戛然而止。我州国家一级导演原州歌舞团职工张英老师再次传来喜讯——由她指导的温江金色仙鹤锅庄舞蹈队在2024天府银光四川电视春晚中获得银龄闪耀奖。该奖的获得，又一次展现了张英老师的教学水平。

3月7日，记者通过微信采访了张英老师，听她讲述了为舞蹈而燃烧的故事。



温江金色仙鹤锅庄舞蹈队队员获奖。

## 退而不休的日常

10年前，张英老师从州歌舞团退休，定居温江。温江，是我州退休人员集中的地方之一。退休，对不少人来说，其实是人生的又一次新生。过去，埋藏在心里的梦想，如今终于有时间实现了。而对我州工作人员来说，歌、舞是与生俱来的。不过，健身式的舞动，和专业的表演有着差距。对舞蹈更热爱的，希望能走得更远。

退休后，近10年间张英老师免费教大家学习民族舞蹈，并指导编排节目。张英的出现，让定居温江的我州退休人员有了新的退休生活过法，那就是像专业演员那样练习歌舞。

做一名专业演员是辛苦的。尤其，对于已经上了年纪的人来说。但是，当人们将此作为退休后生活的重要内容来对待，那又是另外的感受。在这些学员中，温江金色仙鹤锅庄舞蹈队尤为突出，他们中年龄最大的65岁，最小的60岁。当他们投入到锅庄中时，岁月在他们的身上仿佛没有留下痕迹。

2024天府银光四川电视春晚的舞台上，伴随着悠扬的琴声，女演员们翩翩而来。她们的每一次踏步、每一次甩袖、每一次转身，都让人感受到柔情和蜜意，而男演员们的表演，则让人感受到甘孜儿女的力量和激情。如果没有专人介绍，人们恐怕不会想到舞台上演出的是一群上了年纪的业余演员。配着雪山、湖泊、小溪、318风光，整套演出，让人充分感受到我州的独特魅力。因此，温江金色仙鹤锅庄舞蹈队的表演，收获了热烈的掌声。

当拿到奖状和奖杯时，全体演员流下激动的泪水。这个奖项来之不易。该活动自2023年9月启动后，全省21市州共有超两千支中老年艺术团队参与，两万万余名文艺爱好者在春晚的海选、复选活动中，展现了他们卓越的艺术才华和专业水准，最终有17支队伍进入了决赛。决赛中，又经过了现场专业评审团和媒体评审团的综合评分与评审。

拿到奖项，这些银发老人们浑身似乎又有了用不完的劲。而他们的又一次焕发青春，得益于张英老师。

张英老师和舞蹈的缘分，需要回溯到她在州歌舞团工作时的经历。



张英老师年轻时演出剧照。



张英老师最近指导队员获得的银龄闪耀奖。

## 张英

# 舞蹈，是我的魂

◎甘孜日报记者 王朝书/文 张英/图

## 走进歌舞团

张英老师出生在新龙县。1974年，州歌舞团到县上招生，她的老师推荐了张英。那年，她十四岁。

张英老师从小仿照电影里的情节唱歌跳舞，可那些都是不成章法的，而要做一名合格的舞蹈演员，需要的是专业的训练。为了让自己尽快成为一名合格的舞蹈演员，每天除了完成规定的任务，晚上她一个人偷偷地溜到练功房继续训练。当时，他们训练的场地在姑咱，居住、练功的条件都很差，夜晚四周黑黢黢的，很吓人，有时练功房木地板上的木屑还会扎进脚里。每天自我加压，脚肿了，痛了，可是她从来没有在老师的面前抱怨过一声，哼过一声。眼泪只有在一个人的时候悄悄地流。

州歌舞团老师带领所进行的专业训练只有半年。半年后，张英老师被借调到成都市歌舞剧院，当那里的老师要她完成一些难度大一点的动作时，她感到自己的脚在疼。可是，她仍然没有在老师的面前哼一声。除了加大自己的训练量，晚上睡觉的时候，张英老师就解下皮带，拴住脚，把脚吊在床头上，然后把被子盖在脚上，这样就不会被别人发现她在做什么。

完成训练，接着就是参加演出了。那时，他们的演出条件极为简陋，有时，还需要骑马，甚至步行。可是不管是在区乡，还是在县城，不管是坐车，还是骑马，每次演出，张英老师都眼巴巴地听着领导念名单，希望有她的名字。

在州歌舞团，张英老师不仅完成了从学员到正式演员的转变，还完成了从少女到妻子到母亲的转变。结婚生子后，张英老师的体重一度由90多斤变成了140斤。当她在练功房里的镜子里看见自己变形的身材时，她恨不得向镜

子里的人打一拳。由于身材的原因，她练功的时候从第一排站到了第二排。为了尽快回到她第一排的位子，她每天就和男同志一起练功，加大自己的运动量。可是，生了孩子，练功和演出的时候，有了很多麻烦。那时，她的乳汁经常流出来，浸湿练功服。可是，面对麻烦，张英老师没有退缩。上台演出的时候，她就在演出服里垫上毛巾等。

有了孩子后，张英老师需要兼顾家庭，然而，当需要在家庭与演出间做选择时，她的第一选择，总是演出。孩子小时，无人照看，她就在后台给孩子喂了奶，然后把他放在桌上，盖上毯子让他睡觉，跳完舞，又急匆匆地跑回后台。孩子上学后，她又让孩子自主学习，以至，孩子班主任多次向她提意见，希望他们两口子少下乡，多关心孩子学习。可是，意见都只能是意见而已，张英老师没办法做到。甚至在她的母亲去世没满四十九天的时候，按照习俗她不能排练节目，可是，那时团里就要参加演出了，张英老师不顾习俗坚持上台排练。

做演员的时候，张英老师最开心的是，1980年，她借调到成都市歌舞团参加大型舞剧《卓瓦桑姆》的演出，并担任重要角色。当时，演出完毕，十世班禅大师走上舞台，接见了演出人员。接见完后，十世班禅大师还把张英老师和其他几个藏族演员请到自己家里，给他们讲藏族的历史，并告诉他们要学习，不能落后。班禅大师亲切的话语，让张英老师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道路。

从学习到上台演出，从少年到青年，张英老师经历了身份的变化，但却从未改变过对舞蹈的热爱，从未想到过退出。就这样，一天天地，她将舞蹈融进自己的灵魂中。

## 从演员到编导

1987年，张英老师到成都舞蹈学校进修，进修时，她走上了编导的道路。第一次编导，用老师的话说就是“牛头不对马嘴”。后来，她终于明白了舞蹈就是舞蹈语汇，需要主题，需要连贯等，她的处女作《泉边》终于成功了。1990年起，张英老师就开始独立创作。在州歌舞团，她的身份就变成了编导兼演员。

编导的时候，张英老师经常在半夜的时候有了灵感，就爬起来在床上舞蹈。为此，她老公经常说她是疯了。多年来，张英老师编了很多舞蹈，得了很多大奖，也成为了我州建州以来培养的第一个藏族女编导。

虽然做了编导，可是，她仍然喜欢上台跳舞，她和歌舞团四代人跳过舞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她只能演一些老阿妈之类的角色。如在话剧《雪域魂》中饰演我州原州县委常委、宣传部长毕世祥的母亲。该剧由四川人民艺术剧院有限责任公司创排。主要讲述了我州原州县委常委、宣传部长毕世祥的生前事迹，该剧获得五个一工程奖。其中，张英老

师饰演的毕世祥母亲一角，获得好评。

张英老师说，最初和年轻人在一起跳舞，她会感到不好意思。可是，如果不让她跳舞，她就会脚杆发痒，全身难受，而且会迅速地衰老。所以，她必须跳下去。

退休后，不少人的日常安排是，带孙子、逛街、购物、旅游等等。可是，对张英老师来说，远离舞蹈的日子，无异于是提前死亡，于是她想到了义务教学。随着对民族舞蹈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，今年，张英老师又和一个同事在温江开了一家工作室。工作室收费极低，凭张英老师取得的成就，她出去教学，一节课收上百元甚至几百元完全可行。然而，多年来，张英老师却几乎是零报酬。这在今天，显得那么可贵。幸运的是，张英老师的家人对她的行为是理解的。他们知道，舞蹈就是她的命，她的魂。如果不让她跳了，她就会没命的。

新的一年开始了。记者看到，张英老师的民族舞蹈工作室开始招生了。年近70的张英老师又要开始舞蹈了！